

醉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陈如言

我们象山这个地方的乡风乡情，实在是有点不南不北，不上不下。明明地处江南水乡，说起来总是温柔妩媚，偏又靠着海；出来两个象山人，不管汉子婆娘，都自带北方人的爽利。

早年在车间工作，夏季闷热，男女老老少少挤在仓库保管间，只有这一间有一台老式空调。那空调犹如对生活十分不满的中年人，打起来大喘气，轰轰作响。地上胡乱铺几张硬板纸，大家头靠头一起躺地上午睡。

师傅爱说冷笑话，说一个象山老汉去市里大商场买衣服，穿得邋邋，想摸一摸衣服，服务员轻慢他，他就咄咄咄掏出钱来甩一脸，说衣服给我全都包起来。在我看来这个冷故事实在是家乡人钱不多大脾气豪迈的写真。但那时是真的年轻哪，炽热炽热的荷尔蒙，对生活无限憧憬，哪怕是一个略带心酸的冷笑话都能惹起一阵轻快的笑声。

说象山人有点傻气豪气，这在食物上体现得更深。吃活的，醉蟹醉虾，颇有点杀伐之气大将风度。

时光突突二十年，当年的车间小伙伴们不知飘落在这座城市的那个角落里，对于这个时代模糊的人影形容……

我常想起师傅。人对于困苦之时相交的友人长集体都会是极其深刻的。我这师傅就特别爱吃醉虾、师母手艺差，都是他自己亲自动手。他还喜欢小酌几杯，有点才气，喝一点就醉，说些浅显的道理。现在想想，这些道理简直就是禅理，可惜我开悟迟，人又有点不通世情，常跟自己别扭，特别不愿去梳理心灵鸡汤。

师傅说，金属都会疲劳哪，更何况是人，所以我们人得质量好，他点点自己的心。又说，这里得好，还得会保养。他给我口还过家蘸醉虾秘方，我一常年吃

食堂的糙大姐，从来没想过会拥有什么样的精致生活，早把配方忘得一干二净。

偶尔，我会梦到那段时光，梦里不知岁月长，师傅们站在轰轰作响的机床旁，他们那深深的笑容刻在我的心头。巨大的排风扇扇起一地灰尘，也扇走一片光阴，光影消残，光线交错，晨曦日暮，犹如瞬间。

白，身形发胖，只有嘴角那一丝憨笑仍带有幼时的调皮。

我一直认为，某些文字就是要穿过千山万水人山人海，呼啸着来到你面前，给你重重地一击，让你泪和疼痛不期而至。

人与物，确实有缘法。宋言心相醉，不再杯红酒。

我早年喝酒十分爽气，颇有点男子豪气。碰到喜爱的友人，

不用人劝酒，自己先把自己灌倒，仿佛不如此，无法捧出一颗心来。偶有几次喝醉，坐在沙发角落里捧头大哭，也不与人言语。平日里我话语甚多，少有恶言，常常微笑。醉后，莫名其妙痛哭一场，似乎仅仅是为了把面皮洗一洗。

人至中年，竟生了一场大病，病好后，再不能饮酒。于是在脑海中还回味师傅当年的赐教，琢磨一些醉虾醉蟹等糟菜，沾点酒意，意淫也甚为快乐。

当然，醉虾虽美，食之过程未免残酷。孟子说：君子远庖厨。意思是如果口腹之欲不可避免，就请做样子离开厨房以避免杀生取之相。

如今，我们慢慢地多吃素食，过清简的日子。

人生，无论是时光，还是滋味，从来都是由丰人俭。

□诗歌

塔山，仰望的高度

（外一首）

张利良	穿透山体，逼近我灵魂的港口。
城市的背景，日夜斑斓，接近透明的终端。	我会借着山海的名片，唱亮渔火的灯笼。
徜徉在湖的岸畔，或登临塔的平台。	拉长巨轮的航程，从一座大桥的出口找到万里征途的起点。
看一城灯火，如繁星闪烁伸向浩渺的海洋。	然后，再把自己慢慢收拢，凝聚。像一座鸟巢，以亿万年的光阴，将鸟体慢慢缩小，最终将鸟居入百亩黄金海岸，以一颗细沙的形体，向到这里的身后一双脚印，展示自己浪涛磨砺后的晶亮的姿态！
石块砌成的步道，始终坚定地铺进林木深处，迎着月光的湖水，慢慢安放下	塔影，人声，甚至心处传来的秋虫的鸣词。
夜深了，我把落叶与疲惫一同拥在青石凳后面，继续陪着夜风漫游。	一些千年陶罐就埋在这座山的坡地下，
虽然，有一部分已经大白于天下，	但我依然不习惯袒露内心的秘密。
我把一座塔，看成人世的高地，看成仰望星空的阶梯，逐上一级，都是内心海平面的抬升！	
我熟悉这座城市，每一条街巷，每一幢建筑，它们出发的路径，就是我诗歌的源头。	
那些久远的事物——古陶，青砖，日月湖沙，	
从一条木船的摇摆，一枚鸟羽的迁徙，都能触摸到我胸臆里的呼吸。	
我不是失眠，而是不敢入睡，万里涛声就在山的另一面，它们低沉的呜咽，	

的又一个经典悬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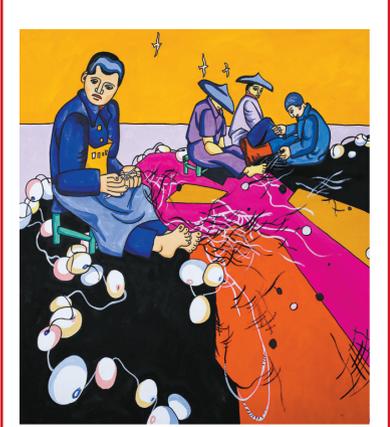
沿着岛边那片浅水地带慢慢走一圈，在水中摇曳的一丛从野生海带和海藻中，你也许会捡到个漂流瓶，里面装着一卷神秘的纸卷，用金色的丝带系着。坐在一片雪白的礁石上，打开用蜡封的瓶盖，抽出生纸卷，解开金丝带，展开神祕的信纸，你也许会读到一个美丽的古代神话。

躺在野花丛中，望着纯蓝的天空，你可以一边想象心中的爱人，一边用几朵白云在干净的天空上做记号。这时远眺眺海洋，海面上白帆点点，渔轮穿梭；晴朗天气海边垂钓，拾贝赶海，情趣盎然。有无数的大海鸟围着海岛翻飞，等到夕阳西下，则是银盘当空繁星相拥，塔光闪烁渔火点点，海风拂面而来，此情此景无可比拟。

当一场流星雨开始的时候，海面被不断划过夜空的星星照亮，你会止不住地流泪。在如此美丽的星空下，在如此难忘的夜晚，你的生命中还有谁在遥望你的岛屿。

卓 婕	这几天我被一个女人跟踪。我走到东，女人跟到东，我走到西，女人跟到西……我苦恼极了。
刚在办公室坐下，就开那女的跟踪了。我没等她开口，她径直走到我面前，柔声说：“跟我一起回家好吗？”	我尽力压平下气恼，“你是谁？”
她说：“我是你妻子，儿子的妈妈呀！”	我说：“对不起，你认错人了，我不认识你。”
女人说：“你别这样，你总说我不认识我，可我知道，你就是我丈夫，跟我一起回家吧。”	
我站起来，“你认错人了，我真的不认识你，你快走吧。”	女人说：“怎么会认错自己丈夫？就算是烧成灰我也认得。”她上前拉住我的手，泪水流了下来，“求求你，别丢下我和孩子……”
“请你马上出去，再不出去我要叫保安了。”我感到说。“你叫，你叫啊。每次都这样，你的心思就这么狠……”她说着，抓起桌上的电话砸我，我措手不及，脸上挂了花。	“这人怎么这样，怎么有你这样不讲理的女人。”我捂住脸说。
“我怎么不讲理，你半年都没回家了，你知道我一个人又带孩子又侍候爹妈多不容易。	

在



织（农民画） 马 震



顾宝凯

我无法直接写到大海
无法写出大海尽头——落日的雄壮
无法写出码头——晃荡的潮水反复冲刷它布满褶皱的身体
无法写出整条漫长的航线上

一条孤零零的运输船——运送着陆地上过多的重量
无法写出芦苇苍茂的头颅，一只海鸥在岸边流浪，它孤独的鸣叫
牵引着洋流的回返
无法写出下海人黧黑的脊背

像潮水上头最浑浊的波浪
同样，我无法写出，我的外祖父——

一个老船长。最后像一盏渔火

风门口
像一次朝圣
我穿过一片大松树林来到这里
涨上来的海水淹没了岛礁
它布满全身的窟窿
来自于海水周而复始的碰撞
渔船将锚扎进海水底部
钓鱼人坐在岸上，静止的如同一尊雕像。对面向头背放地上的
青草，长势高过一波又一波的潮水
远远望去，它是陆地上的另一片海
记得去年坡地上的薰衣草
长途跋涉的下午，汗水和温暖的阳光
你指给我看的一大片蔚蓝的海水

天下并不姓张
明亡，清也亡
一册史书
却爆穿一角染血的战地
吴山脚下
三颗头颅
几个活活？
家国？君王？道义？节气？
坟在，祠在，碑在
仰望山河的“好景色”也
在
唯独当初刀口落下时的响声

卓 婕
和寒光
永久躲进一口湖的深潭
无法
与日月乾坤对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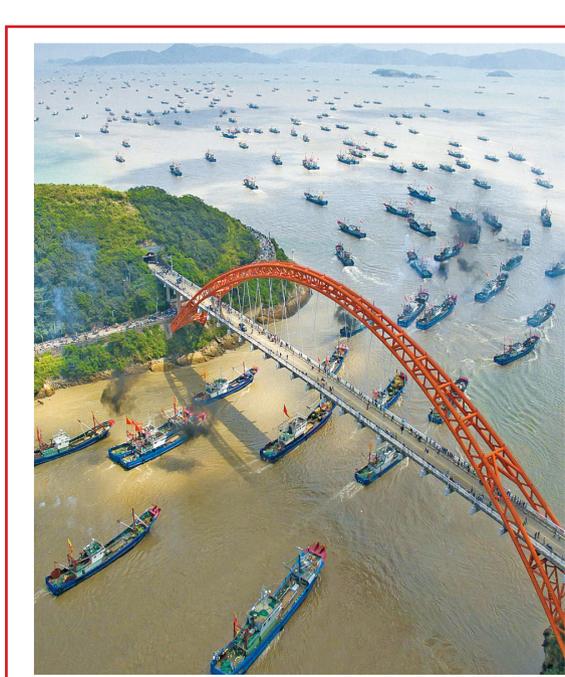
宁波市	象山县	宁波市
执行	承办	宁波市
日报	山县	宁波市
新闻	县作	日报
部	文联	社联

□诗歌

我无法直接写到大海

（外两首）

顾宝凯	具有弯曲的弧度，如：牛背	喂养牛羊 小螃蟹，鱼虾。也喂养海蜈蚣
巨门海涂	落在牛背上的细脚蹼，通往白鹭脖子 和长嘴的弯度 以及不远处 的塘坝线外起伏的波浪。	和坝上的村民 各自生活，各自写下生命的细节 如此丰饶的世界，我们足以忘情地活着。
	水草丰美。白鹭从遥远的海湾飞来 落在牛背上，它们开始弹奏 这初夏饱满的琴弦 这世上大美的事物往往	一块饱满绿色的滩涂。它



开渔啦（摄影） 陈良军

□小小说

母亲的心

我每次来找你，你都轰我走。你敢说你认识爹妈，不认识你亲生儿子吗？”女人声泪俱下。

同事们从办公室出来，围在走廊里，看着我。我问着女人对同事说：“我根本不认识她，我跟她没有半点关系。”人群中传出一个声音：“没关系怎么偏来找我？”

我百口莫辩，一下子急出了汗了。这时“砰”的一声巨响，大家一看，那女人撞上了墙。

有人狠狠地盯着我，“闹成这样，还说跟你没关系吗？都这时候了，你还一声不吭，你想单位出人命吗？”

我张口结舌。
看了看人群，又看了看女人，我收了咬牙：“好，大家都别吵，听我说几句。”
周围安静下来。我一字一句对那女人说：“你起来，你听我说，是我对不起你。这半年，我仍下你一个人，又带孩子又侍候爹妈的，真是辛苦你了。你生回去，我下了班就回家。你在家等我，有事咱回家商量。”

女人点着头，不断用手抹去脸上的泪花，“回家，我回家，我现在就回家。”

几天后，那女人又来了。我痛苦万分。同事们开始给我出主意，“你对她凶点，你凶起来她就会怕，她怕了就不会跟你了。”

我绝望地说：“我怎么凶得起，我对神经正常的女人都没有办法，更不要说对付神经不正常的女人了。”

回到家，我唉声叹气。妻子给我出主意，“我教你，你去对她说说，你再跟踪我，我叫公安把你抓起来。”

我来到办公室，那女人便闪身进来，把手一瓶维他命和感冒丸放在我面前。“你一感冒就闹气喘，平常要多注意身体。那些维他命可以预防感冒，要是发烧就感冒丸，记得要多喝水。”

我心如刀绞，但还是强忍泪水，咬牙吼道：“你真的别跟我了，你再跟踪我，我就叫黑社会把你孩子抓起来，我说到做到！”

“噤”的一声，女人和维他命一起跌倒在地。她爬上来抱住我的腿，哭着哀求，“不要，不要我，我不会了，我发誓再也不了。求求你放过我的孩子，他还这么小，他是无辜的啊。”她乱发披面，泪如雨下，额头磕出了几道血。

我冲出办公室，一路狂奔到家，进门就冲着妻子大吼：“你的心思怎么这么黑，这么狠，你教我我把她孩子抓起来，你这样对她，她真要疯了，你不知道！”

“我知道。”妻子低着头说：“只有这样，才能让她去掉幻觉，正视现实。为了放火，我进了办公室，女人紧跟着进来，把两只袜子和一双手套放在我面前，“你每天出门总是匆匆的，天气冷，你脚气”

琴诗忝的山水

沈学东

九月台风肆虐，山洪暴发，雨水仿佛都集中在濠溪里了。

记得那天伯父拉着我的手，去观看山洪。他指着高山说：“这是龙穿阵。”龙是睡着的，它苏醒时，侧身就地山崩，呵气就洪水暴发。琴诗忝的山确实有很多关于龙的传说。

牛燎水库上头有白龙潭。白龙是贞洁的象征。想象它，它是猫伏在龙潭里，眼神温柔，身于即使蜷缩得麻木了，也不敢侧身一下。

沿着龙潭山的山岭上去，翻转山脊，是天窗岩。天窗岩俗名鬼洞岩，上有天窗，下有石孔，还有石碗、石汤匙。嘉靖《象山县志》记载：宋熙宁间，仙人谢宝徙居天窗岩修炼。天旱，偶和孩子们嬉戏，缚草龙祈雨，雨即至。把草龙放在溪坑上，触石而没，成深潭。大旱，县令召令谢宝祈雨。谢宝嘱咐母亲：“打击簸箕，旋转纺车，要洒水。”母忘记洒水，就有雷无雨。按他的话去做，雨就沾足。元祐年间，朝廷赏赐金帛，他不接受，只求隐居天窗岩。

天窗岩右边有东堰潭。民国《象山县志》载：“天窗岩左有东堰潭。东堰在层岩中，打穿而空，有小瀑坠流，即潭也。山有鹤龟，得之即雨。”

平时，濠溪水总是温顺地绕村而过。在清冷的水里，即使是直草长出的骨头也是硬的，直直地矗立在水中。濠溪水清鱼细，身子青溜溜，长得精神。这些鱼无忧无虑，偶有游客经过，仍沉浸在自己的生活。如果有影射触动，它们倏忽远移，如果有片刻闲适下去，它们的嘴唇顶出水面，它们的身体会跃出水面，成一张细细的弓，漾起一圈圈的花纹。

濠溪边的小山，以前种植桐子树。满山的桐子花散在绿叶里，花朵偶然飘落在洁净的潭水里，树枝垂挂下来，打着了流水。后来改种梅树，在霜雪天，梅花成荫。拂起梅枝，穿过海水，人仿佛梦中。

濠溪的中段是两个溪坑，有埠头，是村人淘米洗衣的场所。溯流而上，是上堰坝，开闸，见阳光，所以水清澈，鱼在其中，飘忽无依，仿佛挂在空气中，嘴巴开阖之间，齿唇红粉细白，真是好看。怪石从溪谷滚下，堆积

过丝丝纺织厂。
我的前辈是有开拓性的。我也看到了自己的老屋。还记得有一段时间，半夜里，我会行走十几里路，回到老家，只是在旧版床上躺一会儿，听着睡在隔壁的祖母传来轻轻的呼吸声。后来有了摩托车，半夜三更睡不着，也会骑几个小时的车，回家，和祖母唠嗑到天亮。祖母和父亲去世后，我竟然还是想着要回到村庄去居住。

这萦绕不去的家乡，我所热爱的家乡。

岁月好

重，袜子要天天换，也别忘戴上手套。小心冻坏身体。”

我感觉心口酸酸的，眼睛有点潮，但还是硬起嘴，“你再跟踪我，大家都别活了，干脆同归于尽。今天我就掐死你。”

女人眯起眼睛，“我记得以前恋爱时，你说说，‘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死’，我就盼着有这么一天了，和你一起死，死而无憾。”

我彻底没辙了。妻子说：“你再听我一回，这回保证老眼药包包包我。你对她说，你再跟踪我，我就叫黑社会把你孩子抓起来。”

我一进办公室，那女人便闪身进来，把手一瓶维他命和感冒丸放在我面前。“你一感冒就闹气喘，平常要多注意身体。那些维他命可以预防感冒，要是发烧就感冒丸，记得要多喝水。”

我心如刀绞，但还是强忍泪水，咬牙吼道：“你真的别跟我了，你再跟踪我，我就叫黑社会把你孩子抓起来，我说到做到！”

“噤”的一声，女人和维他命一起跌倒在地。她爬上来抱住我的腿，哭着哀求，“不要，不要我，我不会了，我发誓再也不了。求求你放过我的孩子，他还这么小，他是无辜的啊。”她乱发披面，泪如雨下，额头磕出了几道血。

我冲出办公室，一路狂奔到家，进门就冲着妻子大吼：“你的心思怎么这么黑，这么狠，你教我我把她孩子抓起来，你这样对她，她真要疯了，你不知道！”

“我知道。”妻子低着头说：“只有这样，才能让她去掉幻觉，正视现实。为了放火，我进了办公室，女人紧跟着进来，把两只袜子和一双手套放在我面前，“你每天出门总是匆匆的，天气冷，你脚气”

我绝望地说：“我怎么凶得起，我对神经正常的女人都没有办法，更不要说对付神经不正常的女人了。”

回到家，我唉声叹气。妻子给我出主意，“我教你，你去对她说说，你再跟踪我，我叫公安把你孩子抓起来。”

我来到办公室，那女人便闪身进来，把手一瓶维他命和感冒丸放在我面前。“你一感冒就闹气喘，平常要多注意身体。那些维他命可以预防感冒，要是发烧就感冒丸，记得要多喝水。”

陈和孝

这是一片透明的海洋，渔山岛犹如镶嵌其间的一块蓝宝石。

岛不很大，但也不小。在岛与海的交界处，是一片浅水地带。一片色彩斑斓的海草兴高采烈地生长在这片浅水地带的岩石上——它们的色彩源于天空和海水 的浸染。若是初夏，岛上涌地是盛开的野花，晚樱粉的，雪花白的，柠檬黄的，罗兰紫的……因为没有蜜蜂和蝴蝶来打扰它们，所以大多数时候，花儿们是安静的。只有当海风轻拂过它们的脸，这些美丽的花儿才会害羞地窃窃私语，轻声议论着海风的多情。

岛的中央，是一座灯塔，不很大，却有着“远东第一大灯塔”的美誉。渔山灯塔是我国

□诗歌

岛礁之歌（外一首）

吴伟峰

他来过：这一片海域，鸟礁如林，茅草葱茏，每一朵浪花都吟唱着同一首诗歌。潮人已逝，而涛声依旧。我仿佛看见：矗立礁头的诗人，满腔的孤愤，化在这青翠万叠之中。紫色苍松，乱礁洋的巨浪，激起了一个王朝的最后坚守。

七多年的时光飞鸿灭，而这一片海域铭记着这个名字——文天祥，和他的诗句。

这如林的鸟礁，沉眠的石头，以草木遮盖了它的峥嵘。鱼群如期而至，随潮涨繁衍生息。礁岩的岩壁，映着渔火，如星辰在天空中

遥望渔山岛

渔山海域南北行船必然经过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光绪二十一年，灯塔由上海海关耗费5万两白银建成，当时仅有塔身和灯器。现在岛上的灯塔是1985年交通部批准在原址上重建的，采用太阳能电池、氙灯和玻形透镜。

如果岛上光是一座灯塔，那会是寂寞的，因此在渔山岛上还有一座岛自行设计制造的现代化太阳能灯塔，全钢铁骨架，比老塔高一丈，那一一瘦，相映成趣。灯塔很古老了，每一块砖都用被风蚀的伤痕记录着它们的年轮。

渔山岛是寂寞的，但你一点也不会感到孤独。因为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吹吹海风，这里的海风来自最纯粹的大海。听听涛声，洁白的浪花，会让你觉得自

海，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曾乘舟过渔礁洋，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过乱礁洋》。

大雾

早晨5点，我怀着日出的心情起床

却看到大雾笼罩了整个渔山岛。

远处坡地上的萝卜花，开得茂盛而淡雅。在灰白的雾气中，努力呼吸出暮暮的气象。仿佛一大群迟暮的美人，在海边发呆

——为即将逝去的春天。波浪

将翻过这神秘的一页，就像大家

遮蔽远处的一切，无一幸免。

——有远处的房子、鸟礁和海平线，

*乱礁洋位于象山涂茨镇沿

他给她出人生很大的自由。于是，他给她带来切开的西瓜。于是，他们围着餐桌每一勺我勺开矿似的吃着吃。夏里日的西瓜是清凉又甜蜜。